

良师益友 助我前行

翟国胜

从《周口日报》1990年8月创刊以来,这份报纸就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助我一路前行。

退休之前,作为一家大型企业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我每年都要订几份报刊,其中,《周口日报》是必订的报纸。每次拿到报纸,我总是先看《周口日报》。要问我为什么这样喜欢《周口日报》,原因至少有三个。

一是她是家乡的报纸,与我身边的群众、我的生活贴得最近。正如一首歌所唱:“谁不说俺家乡好。”爱家乡,就必须“知”家乡。身居周口,要了解周口,想知道周口每天发生的大事、要事、新鲜事,及时阅读《周口日报》,就是最好的途径之一。通过阅读《周口日报》,能深刻感受周口经济社会的日新月异,增强作为一个周口人的自信心、自豪感。再则,阅读《周口日报》,也能了解你所熟悉的一些人的新情况、新变化,有一种亲切感。我过去在一所高中工作时有一个同事,1991年他调回鹿邑工作。由于当时都没有手机,就慢慢失去了联系。后来,在《周口日报》上看到他发愤写作出版了长篇小说《血色黎明》的消息后,我非常高兴,几经周折,和他

取得了联系。

二是作为党报,她对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性。市委、市政府有什么重大决策、市里一些重要会议的主要内容、各县市区在一些中心工作上有何做法和成功的经验、周口又出现了哪些先进典型,《周口日报》都能及时地刊登出来,这对于我们做好基层工作非常有帮助。退休前,我在单位每周一的工作例会上,总是利用《周口日报》宣讲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宣传贯彻市里一些重要会议的主要内容,组织学习一些单位的先进经验和先进人物的动人事迹,用身边的人和事对大家进行思想教育,效果很好。

三是她见证了我在工作上的蹒跚学步的成长历程。因工作需要,再加之本人的兴趣爱好,情感所致,我也喜欢写一些发自内心的文字,或论文,或消息,或散文,或诗歌。尽管这些作品都有缺憾,但我可以真切地感到《周口日报》对本地的作者总是特别关注,总能满腔热情地给予帮助扶持,积极给许多如我一样的基层作者提供平台。1990年12月6日,我在《周口日报》(《周口日报》前身)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知识性短文《冬季锻炼

ABC》。从此,我成了《周口日报》的热心作者。我撰写的《近看历以宁》1996年9月13日在《周口日报·休闲周末》头版刊发;《从普通农工到园艺专家》《万伯翱又回黄泛区》《徐瑞霞:黄泛区农场最早的女拖拉机手》《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孙国彦:一个有故事的人》等文章,在《周口晚报》整版刊发;《阅读陈进》《张秀荣:从黄泛区走向国际大会的女拖拉机手》《路岩岭:把一生献给黄泛区》等文章,《周口晚报》都用了两个整版的篇幅刊发。我在《周口日报》发表的《羊喻三说》《黄泛区精神的深刻内涵、鲜明特色和时代价值》分别获得2015年度河南省报纸副刊优秀作品二等奖和2021—2022年度周口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正是因为《周口日报》对基层作者的关心帮助,30多年来,我才

得以在《周口日报》《周口晚报》发表了260多篇作品,并逐步有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中国农垦》等报刊。我后来能被评定为教授级高级政工师、成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被省政协聘为文史资料撰稿员,退休后又被周口市委宣传部、周口社科联确定为周口市社会科学特聘研究员,《周口日报》功不可没。

《周口日报》于我,是良师益友;我于《周口日报》,是读者作者。退休后,我坚持每天在网上阅读《周口日报》电子版,并经常为《周口日报》写稿,因为我由衷地喜欢家乡的这份报纸。在《周口日报》创刊35周年之际,谨献上这篇文字,以表达我的感恩之情和真诚祝福,愿《周口日报》与群众、生活贴得更近,办得越来越好!

35 见证·成长
周口日报创刊35周年征文
1990.8.1—2025.8.1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brdaoyuan@126.com



立

孙红光 摄

随笔

小院里的夏夜

常全欣

我决定晚上住在老家,离上次夏夜睡在小院里,已经隔了三十多年。老家的院子,父亲一直守候着。虽然经常打理,但是和年迈的父亲一样,也露出了苍老的容颜。经过一下午的收拾,除草、洒水,搬出床,放上毛巾被,支起蚊帐,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夜色上场。

儿子兴奋得手舞足蹈,对于如此新鲜的场景,他充满期待,像极了童年时候的我。

傍晚时分,小院的上空,盘旋着成群结队的蜻蜓,聒噪的知了趴在柿子树上,百无聊赖地叫着。天一擦黑,空气里弥漫开了炊烟的味道,母亲做晚饭,父亲打扫了院子,洒水压住尘土,雨布隔住潮气,然后,搬出一捆箔,铺在地上,加上几条被子,两张凉席,这就是我们的床铺。

这捆箔,是夏天的生活必备,也是父亲为了我们精心编织的。靠近窑场的二分地,父亲种了麻,还有高粱。麻沤过之后,表皮撕下来可以纺成绳子,高粱秆可以用来织箔。某一天的午后,父亲将一根细细的檩条,横着绑在两棵树上,找来几块砖头,拴在一根根麻绳的两头,刚才还杂乱无章的高粱秆,父亲变法法似的把它们用麻绳编织在一起,就成了箔。一张箔,成了童年夏夜的避暑神器,它像一叶欢快的轻舟,载着我们

在星空下遨游。

对于我们晚上要在小院过夜,父亲表示强烈支持。一说让孩子见识见识乡村的夜晚,听听虫鸣声,亲近大自然;二说我走出家乡那么多年,住家的时间几乎没有,对于他也是个陪伴。父亲、我,还有儿子,我们三代人躺在小院的床上,聊着说不完的旧时光。

在没有电风扇的时候,在小院过夜,祛暑的最佳办法就是打扇子。我们家的扇子,“文艺味儿”十足。父亲用毛笔在扇面上写上诗句,如“无限风光在险峰”,再如“白鹤飞入砚池中”,还有接地气的打油诗:天到五六月,你热我也热,要想借扇子,等到下大雪。趁墨汁没干,将扇面放在煤油灯上,利用煤油灯散发的黑烟,把写有诗句的一小块扇面熏黑,之后再用布擦掉墨汁,毛笔字就以镂空的姿态出现了。不识字的母亲不喜欢,认为父亲生事,好端端的扇子变得花里胡哨的。父亲摇摇头,没有反驳,但他每年都这样做,一直到家里不点煤油灯了。

童年的记忆里,在一个个夏夜,在我们小院的床铺上,我依偎在母亲的身边,母亲温柔地为我打着扇子,凉风习习。“啪嗒”一声,扇子掉在了地上,母亲从恍惚中醒来,拾起扇子,凉风再次拂面。母亲为我打扇子是不

图回报的,哥哥则不是。一次,哥哥说,咱俩相互打扇子吧,谁也不骗谁,一替一万下,你先开始。作为哥哥的崇拜者,我相信他的话。我站起来,朝着哥哥用力地打扇子,当我打到三百多下的时候,母亲过来了,笑着朝我说,傻子,你哥哄你哩。我闹着让哥哥给我打三百下,他说我毁约在前,令我哭笑不得。

看着我和哥哥打闹的场景,母亲站在一旁,抿着嘴微笑。现在想起来,母亲的微笑,充满着欣慰和期待。日子虽苦,但儿女承欢膝下,孩子一天天长大,清贫的生活总会开出芬芳的花。

夜深了,父亲回到了屋里,儿子依偎在我的怀里,像我小时候依偎在母亲怀里一样。乡下的夜,没有那么多多的光源照射,比城市的夜更黑,没有那么多的噪音污染,比城市的夜更静,偶尔一只犯了晕的知了从树上飞起来,吱吱地叫上几声,之后又陷入了沉寂。我关了手机,把自己裹在黑暗、宁静的夜色里。儿子兴奋得不肯入睡,认真地看着星空,我用有限的天文知识给他讲解,当然,还有牛郎织女的故事。遥望这片星空,一颗颗星永永不疲倦地陪伴着我们,陪伴着这个星球,时光飞逝,亘古不变。而我们,和星球一起转啊转,由孩童转到中年,由青涩熬成了

雪满头。

夜半时分,恍惚之间,母亲来到我们床前,抽出窝成一团的毛巾被,轻轻抖开,为我盖在了身上,她微笑着,看着我们。母亲刚刚收拾完厨房,摘掉围裙,和我聊起家常:该去看看恁姥了;恁二舅的被子该拆洗了;邻居张家闺女出嫁,要给她添床粗布单子,人情不能忘了还。我认真地听着,儿子一脚将我蹬醒,睁开眼睛,再也不见了母亲。我坚信,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时空如何转换,母子一场,情缘难断。

今年夏天的雨特别多。在院子里过夜,最怕的是半夜下雨。碰巧的是,我们遇上了。凌晨3点多,雨来得急,雨滴特别大,啪嗒落到地上,像敲起了地面上的鼓。我急忙抱起儿子回屋。父亲见状,取笑道,原来你小时候啊,也睡得叫不醒,你妈把你抱回来,天明了,你还问咋在屋里呢。父亲笑着说完,我的鼻子一酸,含泪亲了亲怀里的毛巾被。

雨下了一阵子就停了,而我却没有睡意,搬来板凳,坐在了小院里。小时候,小院里的天空很大。如今,柿子树越长越高,枝叶遮盖了大半个院子。这窄狭的小院天空,像极了我的心。年少时,内心是那么空旷,而今,却装满了人间杂事,愈发拥挤了。

散文

生命中金色的麦浪

俞传美

1988年,我告别了重庆巫溪的九山微水,远嫁豫东平原。那一刻,我终于目睹了梦中的景象:麦浪滚滚,金光闪耀,风吹过,馒头的香味飘散空中。我耳边响起布谷鸟的歌声、杜鹃的啼鸣,远处蔚蓝天空下,金色的麦浪涌动。微风带着收获的气息,轻抚我的脸颊。

我和学生们乘坐校车,在蔚蓝的天空下前行,从项城市区到李寨,沿途一片金黄。孩子们欢呼起来:“老师,看,多美啊!”绿树如烟,白鹭翩翩起舞;草木葱郁,流水潺潺;田野如同金色的地毯,麦浪连绵起伏。目光所及,金色的浪潮在丰饶的田间翻滚,随风摇曳的麦穗,构成了一幅丰收的生动画卷。

刚嫁到豫东平原的那年麦季,丈夫说:“新麦快要收割了,我们即将品尝到美味的白面馍。”我们站在金色的麦浪中,看见了生活的希望。割麦之前,我们先把地头的麦子清理干净,平整土地,一圈圈地碾压麦场,直到地面光滑如镜,为晒麦做好准备。丈夫找出所有生锈的镰刀,磨刀霍霍,直至刀刃闪着银光。

天蒙蒙亮时,婆婆、丈夫和我就下地割麦。婆婆高大的身影在田间忙碌,随着她的身影一起一伏,刺啦刺啦的割麦声响起,麦子成片地倒下,田间铺满了金黄,仿佛写下了美丽的诗行。我跟随着婆婆的脚步学习割麦,初次尝试颇为笨拙,慢慢摸索后,终于学会了。中午时分,烈日炎炎,婆婆回家准备午饭,而我们在田间继续奋战。阳光火辣辣地照射在麦田里,我们的衣衫早已被汗水浸透。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三人一镰刀一镰刀收割完五亩地的麦子,远远望去,割下的麦穗堆积如山。夏日的劳作格外艰辛,“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汗水与泥土混合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丈夫用五分钱买来的冰棍成了我舌尖上最甜蜜的慰藉。那是1988年麦收季节最令我回味的记忆。

中午时分,婆婆把饭菜送到地头,我们围坐在树荫下享用午餐,然后继续劳作。午后的阳光更加炽热,丈夫负责将麦子装车,我帮忙推车,我们把一车车麦子运到晒麦场。暴晒一中午,再晒一下午,趁着天色未暗,我们套上借来的大黄牛,拉着石碾在麦场上打麦。老黄牛拉着笨重的石碾一圈圈地转,麦粒逐渐从麦穗中脱落。

随后,丈夫挑起麦秸秆,将它们

垛成屋檐状的麦秸垛。婆婆观察风向,大风起时,她开始扬场,风带起一阵阵麦香。麦子与麦糠分离后,堆成金字塔形的小山,整个劳动场景显得和谐而美好。婆婆抓一把麦子,放几粒在口中,听到“咯嘣”一声脆响,确认麦粒足够干燥。婆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眼中闪烁着泪花。稍作休息后,我们将小麦装袋,用布条扎紧口。婆婆数着一袋袋麦子,20袋,意味着我们有足够的白面馍吃了。我们将一袋袋麦子运回家,存放在堂屋。

时代的巨轮始终在前进,拖拉机的出现让农业生产变得便利。丈夫和我用拖拉机割麦、打麦、碾麦,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不久。他长得健壮活泼,这让我倍感幸福。

又一年的麦收季节,婆婆不幸瘫痪了,我背着儿子照顾她,日复一日地喂食、按摩、梳洗。面对婆婆痛苦的呻吟声和儿子的哭闹声,我心力交瘁。但村民们对我的付出给予了高度评价,经投票,我被评为了项城市“好媳妇”。

1992年的麦收时节,婆婆离我们而去。那天,我女儿出生了。我无法抑制内心的复杂情感,痛哭流涕。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大型联合收割机在豫东大地出现,大约20分钟就能收割完五亩地的麦子,这是过去难以想象的效率。

岁月流转,两个孩子长大成人,考入理想的大学,开启了新的生活篇章。

金色的麦子不仅是农村人一年的口粮,更是一家人幸福的寄托。每逢清明节,我都会跪在婆婆坟前告诉她,如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孩子们都有出息,麦子收成也好……我相信婆婆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她的眼前一定满是金色的麦浪和满锅的大馒头。

“麦秸垛垛,麦秸垛垛”,布谷鸟清脆的啼鸣让我回过神来,我深情地望着项城大地,仿佛看见满地都是跳跃闪烁的金子。麦浪滚滚,土地情深,我的生命之根深植于这片泥土。满怀信心和饱满的情感,脚踏实地向前走,我们生命的原野必将愈发蓬勃灿烂。金色的麦浪定格在我记忆深处,成为我热爱第二故乡的一种情怀。走在金色的麦浪中,我为能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感到无比自豪。

诗歌

与荷对视(组诗)

王伯见

夏风吹过荷塘

当夏风轻拂
荷塘悄然回应
涟漪荡漾,碎碎语

绿叶舒展,细说温柔
繁花开在水中
盛满午后的阳光

蜻蜓点水,羽翼如浅梦
蛙声远近
唱着清凉的节奏

远方的云
低声陈述
那年夏天的念想

风吹过,不留痕迹
却将心的故事
铺展成时光温婉

夏风吹来,又吹远
婷婷的你
还是当初含羞的模样

打坐的荷花

荷塘深处
一朵荷花默然静立
不言,不语,只是存在

阳光洒下
铺展如薄纱
温柔地抚摸每一片花瓣

她在时间中打坐
不追逐,不逃避
只是与风和水共生

蜻蜓停歇
青蛙低吟
安然接受,一切皆为当下

没有深思的波澜
也不需回答问题
她的平静便是答案

露珠滚落
微笑轻扬
荷花在禅定中,静观人生

天地有大美
她心自有静

与荷对视

风起的午后,我独自漫步湖边
你在水中屏息,优雅地舒展

阳光穿透,斑驳了你的绿叶
一片片漾开,像澄澈的告白

你那洁白的花瓣,似雪融融化
静默中,以无声的方式诉说

我向你投去一瞥,在镜面对话
你悄然回应,以娴静的姿态

虽无言,却彼此明了
一瞬的共鸣,便足够永恒